

戲劇的拐杖 楊勁松



西班牙電影《看不見的客人》（The Invisible Guest）最近在內地贏得一億三千萬元票房。此前，該片早已在內地網絡與航空機上有正版視頻播映，這樣的票房佳績，連大多數中國新片都望塵莫及。此片在豆瓣等電影網站評分高達八點七分（十分制），中國影迷推崇為燒腦的懸疑佳片，值得一看再看。

該片說的是一對熱愛戲劇的平民夫婦，為失蹤的兒子，在不公平的警法面前，利用戲劇化妝術，直

面身為富豪的嫌疑人，最後獲知真相。編導很好地運用了電影的結構敘事，將簡單的故事講述得一波三折、引人入勝。但我看這部影片的開頭，就猜到了結尾，因為我常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。該片核心戲劇點與阿加莎《原告證人》一樣，《原告證人》被阿加莎自己改編成了話劇，改寫了原著的結局，但戲劇核心點是易容化妝逼嫌疑人說出真相。此劇一九五三年在倫敦演出四百六十八場後，被美國百老匯搬上舞台，盛演六百四十五場；三年前，該劇被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搬上中國舞台。

總統個性 斯人



特朗普上台以來，老是在公開場合罵人，最近又罵那些唱國歌不起立的球員，罵也不要緊，還要人家球隊把他們開除。

他以前主持一個選拔經理人才的電視節目，也習慣了喊一句「開除」，淘汰不合格的參加者。他是大老闆，隨時可以開除屬下員工，大概他把這句話唸熟了，動不動就拿出來施展一下，顯示他的威風。總統都有自己的性格，但總統代表一個國家，個性雖然會流露，但也要有約束才好。特朗普在公開場合

，很少笑容，總是板起臉來，聲色俱厲，好像非如此不能顯示總統的威嚴。但香港人說的，稱呼人少，得罪人多，如此做總統很過癮嗎？好的總統應該莫測高深，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」，那才是高手。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美國總統，奧巴馬像好好先生，循規蹈矩，笑容親切；小布什有點輕佻，有點滑頭；老布什是外交官出身，言行得體，兩父子都喜歡笑，不過小布什笑得有點孩子氣。至於里根，演員出身，應對自如，還有幽默感，這幾位至少看上去都不令人討厭。特朗普粗鄙蠻橫，他領導美國，世界恐難安。

《求生走佬Family》 輕羽



去年秋季在世界各地熱賣的韓國電影《屍殺列車》，講述城市人被無名病毒入侵，以至產生「人殺人」的瘋狂狀態。每個人都要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搏擊、詆毀他人，好不殘忍。今年夏末，另一齣類似內容的日本電影《求生走佬Family》俏俏登場，賣座與口碑都沒有《屍》般熾熱，但內容依然發人深省，值得現代都市人反思。

大城市東京的鈴木家庭，某日突然間遇上大停電。父親沒辦法上班；母親沒辦法打理家務；兒子和女兒亦未能如常上學。各人初期以為很快便可回復正常生活，誰知日復一日，不單是鈴木家停電，原來整個城市，以至國內其他城市都陷入困境。鈴木家就和其他市民一樣，為着生存，不惜以單車代步，決心逃往遠方沿海地區，投靠親戚尋找生機。

《求》並不如《屍》般着重官能刺激。電影內的角色都十分溫文儒雅，即使欠缺食水而捱飢抵餓，但仍然着重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。故事

《看不見的客人》正是在阿加莎小說與戲劇的基礎上的一次電影創造，不算是特別高明的故事，但之所以被中國電影觀眾熱捧，還是因為中國電影以及觀眾遠離戲劇太久。

三十八年前，《丟掉戲劇拐杖》、《戲劇與電影離婚》等中國電影理論界論著，影響了第五代導演創作，但也給之後中國大眾電影的生產留下了惡果。

（上）

文學的衰落 一度



文學之於我，如同年少時候不小心染上的毒癮，雖然戒過，到底戒得不太乾淨，總有一些時候要關起門來一個人在屋子裏吞雲吐霧一番，方覺得人生的完整，等到小長假結束，推門而出，蒼白着一張臉，邁着虛浮的腳步，如癮君子般帶着對家人的愧疚去上班。

文學之美在於兩方面，故事的一面和文字的一面。文字可以創造，或音律之美，如唐詩宋詞，或意境構造，如同置身其中的神奇，而現在影視藝術工業的發達，將意境之美全方位取而代之，並補充了文字的單一。例如看過電視劇《權力的遊戲》的人不會對原著的再現感到遺憾，路蘭的那些科幻大片更是比原著還要壯觀，令人身臨其境。但對於人物的內心活動，文字還是更加靈活一些，不過人物的語言依然可以替代它，動作、眼神也可以間接表達。至於音律之美，影視音樂早就完美替代甚至高出更多。

故事的精彩也是構築文學之美的原因，細節的真實和情節的跌宕、峰迴路轉似乎才是真正吸引讀者的原因。從暢銷小說、港台通俗小說到今天的網絡小說，情節上可以完全不比那些大師的作品遜色。

如果未來的作家是直接在三維場景中增減人物，加入動作，輸入語言，創造創作，大概也不奇怪。語言仍然被需要，而文學大抵會滅亡。然而我還是無可救藥愛着末日的貴族。

主旨並不在於挑動人與人之間的矛盾，而是着重發掘人類生存的原始能力。鈴木家庭成員，尤其是年輕一輩的子女，平日都只靠母親照顧，又或倚賴智能手機及互聯網來了解世界。可是困境臨頭，各人都要重新學習生活。沒有電爐怎燒飯？可以鑽木來生火。沒有食物怎麼辦？自己從河流捕魚，又或在山邊搜尋野果蔬菜，甚至在田野狩獵動物。

當然，《求》只是一個城市寓言，我們並非要回到穴居人的生活。可是過分倚賴科技而忽略自身的能力，那便更難生存。

頭髮煩惱 阿濃



或因遺傳，或因健康，或因水土，許多男士有禿髮煩惱。因為十分影響外貌，甚至影響婚姻、求職。因此他們都會想許多方法來挽救。

最初是從食療、洗頭水求幫助，發現於事無補。而植髮要捱皮肉

之苦，價錢又貴，嘗試的人不多。戴假髮是一個方法，不過要戴得自然不容易。女性戴假髮屬美容一部分，男性戴假髮，除非是藝人，普通人會被視為「姿整」，弄虛作假，甚至會被鄙視。長時間戴假髮會影響真髮健康，狀況更惡劣。不戴假髮便戴帽，找到一款合適的帽子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帥起來。可是並非每一個場合都適合戴每

一種帽，尤其是室內，不除帽會被視為不禮貌。

對付光頭的最後一招是剃光頭，以光對光，博一個「型」字。可惜效果不一定理想，原來頭髮茂盛的小青年剃了光頭，頭上烏卒卒的才好看。禿頂的人剃了光頭光禿禿的發光，並不討好。

其實頭髮對頭有保護作用，輕微的碰撞被頭髮卸了力，減輕了傷害。把頭髮剃光後外力直接作用於頭皮和腦殼，絕非好事。

小鎮貴客 海雲



我們居住的美東小鎮建於一百多年前，那時，紐約華爾街的一群大佬們，想在遠離曼哈頓的郊外，建一個度假村，供他們周末放鬆娛樂，就選在我們小鎮造了七個人工湖，又沿着湖邊造了一幢幢獨立的湖邊別墅。

小鎮環境優美，有山有水，樹林茂密，湖邊人家被綠色樹木掩隱，藍天白雲倒映湖水中，加上湖中的潔白睡蓮，十分的賞心悅目。

我們常喜歡在湖邊和林中走上一兩個鐘頭，既鍛煉身體，又滿足眼欲。夏天的湖邊尤其安寧美麗，先生說要帶我去看一位貴客。於是，我跟着他，一早朝着湖邊走去，天藍得令人心醉，花兒在晨風中輕

顫，鳥兒低鳴，睡蓮正隨着陽光慢慢地綻放。

沿着樺樹湖走了一圈，沒見到他說的貴客的影子，正要笑他說大話，只見樺樹湖的鄰居日落湖上，驀然出現了她的倩影：一隻美麗的白色天鵝！她優雅地緩慢地在水面上滑行，長長的脖頸朝着我們伸展出迷人的弧線，也許是看見了我們，她發出動聽的鳴叫，彷彿對我們說：「早晨好」。

加拿大鵝常在我們小鎮的湖面上飛掠而過，夏天，牠們回